

西班牙的流產政變與民主化危機

蘇秀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日佛朗哥逝世，卡洛斯國王登位，西班牙恢復君主政體，全力推行民主化。蘇瓦瑞斯於一九七六年出任佛朗哥逝世後的第二任政府首長。次（一九七七）年大選後成為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內戰後的第一任民選總理，在卡洛斯國王領導下，逐漸將佛朗哥主義統治近四十年的獨裁政體和平轉移為民主制度。但因國內經濟社會情形惡化，人民生活日艱，區域自治要求升高，暴力活動日漸猖獗，馬德里政府始終拿不出有效的遏阻政策。

今年一月，總理蘇瓦瑞斯突然辭職，由主管經濟事務的副總理蘇特洛繼任。

二月二十三日，正當國會對蘇特洛任命案進行投票時，約有兩百名民兵軍在戴齊羅中校率領下佔領國會大廈，劫持三百名議員及看守內閣閣員為人質。政變分子要求政府解散國會，組織軍政府，但立為卡洛斯國王拒絕，並令全國各軍區司令官固守崗位，維護憲法的尊嚴，卒使部份將領改變初衷，幸未釀成大禍。叛軍在十八小時之後向政府投降。

這次政變雖然流產，但充分反應軍隊對現狀的不滿，類似或較大規模的政變可能再度發生，這是今天西班牙政局前途的隱憂。

蘇瓦瑞斯辭職

今年一月二十九日，總理蘇瓦瑞斯(Adolf Suarez)突然宣佈辭職，理由是：他之離開政府職位將是「一項更有利於國家的決定」。

蘇瓦瑞斯現年四十八歲，四年半以前出任總理時，是西班牙本世紀中最年輕的政府首長。

他的辭職先在內閣會議中宣佈，兩小時以後再以八分鐘的書面聲明透過大眾傳播媒體週知全國。在書面聲明中，蘇瓦瑞斯強調他的倦勤，不是因為遭受到或是恐懼無法控制的政治情勢，而是他扮演的角色——和平轉移政權的歷史任務已經終了。同時，蘇瓦瑞斯也辭去西班牙執政的中間民主聯合黨主席的職務。

西班牙的流產政變與民主化危機

政府發言人波莎達 (Rosa Posada) 告訴新聞界，蘇瓦瑞斯辭去政府和黨的職務純粹由於「個人的理由」。根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公民投票通過的西班牙民主憲法，總理辭職後，全體閣員也隨之總辭，但在新政府未組成前，負責看守內閣的任務。

蘇瓦瑞斯於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受卡洛斯國王之命，繼納法諾 (Carlos Arias Navarro) 出任佛朗哥逝世後第二任西班牙政府首長。第二年大選後，又成爲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內戰後的首任民選總理，當時年僅四十三歲。一九七九年大選再度獲勝。一九八〇年九月，又在國會以十六票的多數獲得信任投票案，在西班牙的政治地位原很穩固，本可放手進行一連串的溫和改革；但最近三個月來，却在最敏感的區域自治政策上舉棋不定。同時，他所領導的執政黨又在地方選舉中一再失利，政治情勢因之迅速轉趨惡化，不僅遭到國內第二大黨工人社會黨的指責，也引起自己黨內左右兩派的不滿。他們認爲在遏阻恐怖主義、制止通貨膨脹及緩和失業人口等重大而急迫的問題上，蘇瓦瑞斯政府都缺乏權威果斷。

蘇瓦瑞斯在職四年半，不僅把歷經四十年的獨裁政體和平轉變爲議會式的民主政治，並且爲執政黨贏得一九七七年及一九七九年的兩次大選。一九七六年七月受命組閣時，蘇瓦瑞斯尚是一個沒沒無聞的人物，當時僅知道他是佛朗哥主義制度下成長的一代，曾經身著佛朗哥行動大隊的藍衫，是佛朗哥主義標準信徒者之一。以他這樣的出身背景，竟把三十九年來一直視共產黨爲非法組織的禁令解除，這個舉動曾使整個西班牙爲之震撼。實際上，一個政治民主化的西班牙，如欲躋身「歐洲俱樂部」，申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就必須先把西歐國家認爲不夠民主的障礙除去，以減少阻力。所以蘇瓦瑞斯之取消西共非法禁令，乃是準備打入西歐集團的必要步驟，不足爲怪。何況在今天的西班牙，西共並不能真正成爲一種氣候。

一九七六年七月，蘇瓦瑞斯受命組閣，受到左派政黨的歡迎，今天去職，右派和保守派又拍手稱慶，認其在任內對左派所做的讓步太多，應該讓賢。

西班牙人目前已從政體轉移初期的狂熱蛻變到喪失信心和改組政府。兩年前蘇瓦瑞斯的個人政治聲望曾一度到達巔峯，受人禮讚，今天却很少人承認他的功績，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蘇瓦瑞斯辭職後第二十五天，即二月二十三日，當議員們正爲新總理候選人蘇特洛任命案進行第二次投票時，約有兩百名民防軍突襲國會大廈，對天花板和牆壁鳴槍，飭令人質議員臥地。這時的蘇瓦瑞斯非常鎮靜，要叛軍不得輕舉妄動，儘速恢復秩序，並和另外兩名議員拒絕臥地的威脅，成爲三百名人質中不向叛軍投降的「三傑」。蘇瓦瑞斯當時的勇敢態度和表現出的不可侵犯的尊嚴，博得平日專事挑剔其施政錯誤之政敵們的敬意。風暴過後，叛軍投降，蘇瓦瑞斯受到議員們的熱烈擁抱和歡呼。

蘇瓦瑞斯宣佈辭職時，距離卡洛斯國王巡視巴斯克自治區祇有五天。這是國王登位後第一次前往該區訪問，在政治上具有特殊意義和安撫作用，行程不便更改，仍決定如期前往。但原定二月九日至十七日應邀訪問美國的計劃則予展緩。

巴斯克恐怖分子在一九八〇年一年中暗殺了一百名以上的軍警治安人員，馬德里始終未能採取有效的遏阻辦法。所以在蘇瓦瑞斯辭職後造成的權力真空局勢之下，卡洛斯國王仍然不改變其巴斯卡的行期，足見對該自治區安定的重視。

檢討蘇瓦瑞斯過去四年半的施政目標，是先致力於政治改革，再處理經濟及社會問題。他是一個堅守中間路線的行政首長，但在執行過程中却一再遭受挫折。在辭職之後，蘇瓦瑞斯仍然敦促執政黨的領導分子不要脫離中間路線的軌道。因此，出席馬羅卡全黨代表大會的一部份代表認為蘇瓦瑞斯看到的祇有「中間路線」，其他則一無所見。他們更認為如果西班牙的經濟情形繼續惡化，如果執政黨的派系之爭無法化解，如果大選被迫提前舉行，目前第二大黨的工人社會黨則很可能出而領導組織政府。

蘇瓦瑞斯雖然從西班牙政治舞台上飄然引退，但並非對政治忘情。他的戰略是先把自已牢牢地放在「儲備」的地位，等待有朝一日，重被徵召。接近新總理蘇特洛的人士深信，蘇瓦瑞斯並沒有絲毫放鬆其緊握西班牙政權槓桿的雙手。

派系之爭的嚴重性

蘇瓦瑞斯辭職帶給西班牙政治上的衝擊，其幅度之大和影響之深，都不是其他西歐國家政府更迭的情況所可比擬。

西班牙邁向政治民主化之路剛滿五年，其民主憲法的公佈也祇有二十七個月的短短歷史。蘇瓦瑞斯在執政的中間民主聯合黨派系之爭和區域恐怖分子不斷暴力活動等多重壓力之下，掛冠而去。在職雖僅四年半，却為百年來任期最長的西班牙總理。他在前四個年頭，尚能以靈活的政治手腕排解黨內派系紛爭，又能超然於此種紛爭之外；最後幾個月，情況却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以致左右兩派同時對之作嚴厲的攻擊。

執政黨原由十二個小黨組合，是一個揭糝經由和平轉移政體、鞏固君主立憲、主張自由經濟和拉攏中產階級的中間政黨。由於西班牙民主化由上而下，卡洛斯國王是推動者，蘇瓦瑞斯是執行者，但佛朗哥時代留下來的警察、司法及行政機構和軍隊體制，大體上原封未動，以致執政黨在處理很多問題上，很難堅守中間路線的原則。雖對左派壓力低頭讓步，但不時仍表現右傾的偏差，爭論也因之而起。執政黨三十五人的執行委員會，在辯論提名蘇特洛為總理候選人時，黨內左右兩派各自提出威脅性的警告。教會團體支持的右派表示，除非蘇特洛證明其將不受蘇瓦瑞斯的影響，能够獨立行事，否則將在下院表決時，對其杯葛；左派分子提醒新政府必須留任現任司法部長奧杜芮斯(Francisco Fernandez Ordóñez)，否則不惜脫黨抗爭，現任司法部長奧杜芮斯是左派的領袖。

執政黨在三百五十席的西班牙國會下院中，僅擁有一百六十五席，是個少數黨政府，牠的生存必須依賴其他保守黨派的支持或善意棄權，先天上基礎脆弱。所以任何人出任總理都難以達到政治上的安定。政府首長如與右翼人士過從甚密，勢將引起左翼

不快，反之，如和卡塔朗左派或和巴斯克區域團體政黨聯合，又等於把自己作爲人質，招致主張支持強有力政府的右翼分子反感。

基於上述情勢，馬德里政界人士預測，蘇瓦瑞斯辭職後政府可能被迫提前舉行大選。今天一般西班牙人對選舉都充滿厭倦感。從一九七五年佛朗哥逝世到一九七九年底，四年中曾有過四次選舉——兩次公民投票和兩次國會議員選舉，選民對政客們在選舉過程中的花言巧語，和政黨政治帶給他們生活上的不安定，已顯出不耐煩的情緒。爲投合一般人厭惡投票的心理狀態，工人社會黨魁龔查萊 (Felipe Gonzalez) 特別提出樂願考慮參加政府的聲明，參加方式或和執政的中間民主聯合黨黨內某個派系合作或和某個區域集團政黨甚至西共結盟。正當西北歐各國保守勢力抬頭，社會黨改採守勢的今天，西班牙工人社會黨面對派系紛爭迭出的執政黨，儼然擺出一副我「可取而代之」的強人姿態。

一九八〇年九月，當國會通過對蘇瓦瑞斯政府信任投票案時，一度出現了政治安定的局面，但深入研究西班牙政情的人都已看出那祇是一種表面上的幻影，等到蘇瓦瑞斯辭職，果不幸而言中。

執政黨爲促進黨內團結，於二月六日——八日在馬羅卡 (Palme de Mallorca) 舉行第二屆全黨代表大會，出席的有一千八百人，經過三天的激烈辯論，始終未能化解黨內各派系間在組織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基本歧見。這些基本歧見對今後西班牙政治的安定，形成一種潛在的威脅因素。

全黨代表大會中，各派系公開爭奪三十五人執行委員會的控制權，最後支持蘇瓦瑞斯的中間分子掌握了優勢，擊敗來自日漸和教會團體接近的右派挑戰。這些右派分子認爲執政黨要想贏得今後的選舉，必須採用毫無曖昧意義的右派行動綱領，不能再蹈蘇瓦瑞斯政府軟弱無力的覆轍。

執政黨馬羅卡全黨代表大會認可五十四歲的蘇特洛爲執政黨總理候選人，同時選舉國防部長沙哈根 (Rodriguez Sahagun) 繼蘇瓦瑞斯出任黨主席，又以歡呼方式推選蘇瓦瑞斯爲執政黨的榮譽主席。

蘇特洛雖是蘇瓦瑞斯選擇的繼承人，但在全黨代表大會通過提名爲總理候選人之後，立刻放出試探空氣，表示願與領導黨內右翼的下院議長拉維拉 (Landelino Lavilla) 協調，希望達成雙方諒解。

關於政策性提案的審議，頗令出席馬羅卡全黨大會的代表們感到迷惘。以審議「相互同意離婚法案」爲例，分組委員會用了「僅表同意」一詞作爲執政黨對這個法案的立場。反對和支持這個法案的人都在曖昧不夠明確的詞意下以爲自己一方獲勝，但都說不出真正令人信服的「勝利」道理何在。這個法案經司法部長奧杜芮斯起草——但爲保守的西班牙主教誓死反對。奧杜芮斯領導的左翼一派在馬羅卡大會中未能佔居上風。新總理考慮內閣名單時的棘手問題之一就是這位司法部長的出處和他一手起草的離婚法案。

執政黨第二屆全黨代表大會的主題爲「團結」，在表面上雖然勉強做到了標榜的主題，但在骨子裏仍然歧見極深，各作打算。各派系領袖們則認爲彼此沒有公開破裂已是差強人意。蘇特洛在執政黨表面似是「團結」的支持下，才贏得卡洛斯國王指定其籌組新政府的授權。

懷舊與恐懼

今年開始，西班牙人好像染上一種憂鬱症，他們憤怒、苦悶、怨恨、失望、不安和似已陷入無以自拔的悲觀主義之中。

當前西班牙的經濟情況是病態的，短期內看不出復甦的希望。佔工商業最大部份的中小企業出現一片破產倒閉之風，驚人上漲的物價成爲街頭巷尾和每個家庭日常咒罵的話題。西幣披索兌價跌到四年來的最低位，在蘇瓦瑞斯辭職後顯得更不穩定。一般心理上產生一個長期性政治不安局面已經到來的預感。

一年來西班牙社會問題也很嚴重，運輸業、鋼鐵業和馬德里的地下火車接二連三地罷工。有心追求地中海陽光的外國遊客，腳踏不前；所有直接或間接依靠觀光業生活的西班牙人怨聲載道。目前每十個西班牙活動人口中，有兩個人受到這些罷工帶來的不良影響。

在對外關係上，一九七五年佛朗哥逝世後的政治民主化已使西歐各國不能再以獨裁政體爲藉口，拒西班牙於千里之外。但西班牙和歐洲共同市場的談判却陷入停滯不前的僵局，其中原因已不是政體獨裁或民主的問題，而是西班牙低廉農產品將成爲法國和義大利農產品強勁對手的問題。在西歐的現實主義之下，西班牙發現別人對他們的意見竟「充耳不聞」，他們的立場也沒有人願意設身處地的同情了解。同時西班牙和摩洛哥及歐市國家有關捕漁權的談判又告破裂，造成西班牙漁產工業部份癱瘓的嚴重局面。

今年春初，旱災襲擊西班牙，很多地區久旱不雨。從布果斯（Burgos——西班牙北部城市）到塞維爾（Seville——西班牙西南部城市）一帶遭逢近百年來最可怕的乾旱，馬德里以南地區也災情嚴重，克魯達利亞（Ciudad Real）和巴達諾斯（Badajoz）地方一度實施水量配給，甚至有些牧場裏的牛羣和羊羣因缺水乾渴而死。

在一連串天災人禍的打擊下，西班牙人滋生懷念過去寧靜的時代和美好的日子。馬德里住宅的牆壁上也就成爲懷古諷今的塗鴉之處，其中有一句說：「和佛朗哥一起，日子好過多了」。當旱象嚴重，災區擴大的時候，又出現「佛朗哥時代，上蒼是降雨的」句子。這些諷諷口號不是一時即興之作，而是西班牙人在社會不安，日子難過的壓力下，真正吐露了自己的心聲。

今天在馬德里，沒有人不認爲政黨派系明爭暗鬥的嚴重性。巴斯克恐怖分子的繼續猖獗，有一天終會摧毀西班牙民主政治的

幼苗。一些渴望安定的人說：「西班牙需要一個強人領導，就是軍人也無所謂」，大有不惜一切代價以求安定的氣勢。

新總理蘇特洛在上屆內閣副總理任內主管經濟事務，出身富豪，為西班牙銀行界巨擘，屬佛朗哥國家天主教主義者，政治立場較前任蘇瓦瑞斯右傾。他的叔父是一位著名的保皇派領袖，一九三六年被政敵謀殺，成為佛朗哥自北非揮兵進攻西班牙本土的導火線。蘇特洛在一般人印象中，是一位政治技巧不足，又缺少前總理蘇瓦瑞斯特有的靈活手腕的人，就職後能否敢面對「真正問題」而解決問題，尚待時間的考驗。

由於其右傾的政治立場，西共已對蘇特洛開始攻擊；如果今後真正走上右派路線，工人社會黨自必也不會容忍。蘇瓦瑞斯倦勤的諸種因素之一，就是工人社會黨黨魁龔查萊不久前對其強烈的指責。作為中間黨黨人，蘇特洛當前的任務應是壓低伊瑞巴尼(Fraga Iribarne)領導的人民聯盟黨(Alliance Populaire)氣焰。人民聯盟黨是七個小黨的組合，以「穩定」與「和平」為號召。伊瑞巴尼曾在佛朗哥時代以及卡洛斯登位後做過部長，野心勃勃，計畫再創造一個「偉大右派結合」的新時代，也就是說，伊瑞巴尼想在一九八〇年代重振一九三〇年代右派盛極一時的雄風。

佛朗哥逝世後，西班牙銷路上升最快的 *El Pais* 報社社長西布瑞安(Juan Cebrian)在其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指出：西班牙當前的政治特徵祇有一個，那就是「恐懼」。今天西班牙人恐懼些什麼？根據這位年輕社長的看法，他們恐懼失業、恐懼侵占、恐懼犯罪、恐懼極左派和極右派恐怖主義的暴力活動、恐懼有傳染性的軍事政變。當然最恐懼的則是分離主義的巴斯克恐怖組織。巴斯克問題被稱為西班牙的癌症，「醫療」不慎，可能斷送西班牙國家的根本，更可能激怒已經怨氣填胸的軍隊對卡洛斯國王採取「行動」，迫使他逐漸無法扮演憲法維護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如果真到這一步，西班牙政治民主化的一章必須重新寫起。

從歐洲觀點看，西班牙的政治局勢的確嚴重，但非不可救藥。除了困擾的巴斯克問題之外，必須急迫處理解決的還是經濟和社會問題，如通貨膨脹、失業、能源危機、罷工和社會福利要求。這些問題也存在於其他工業化的國家，並非西班牙一國獨有，但是出現在西班牙就比出現在其他國家嚴重多了。原因非常簡單，西班牙政治民主化尚在稚齡，經不起任何風雨的吹打。西歐其他國家的離婚案、墮胎案以及公開展售色情書刊的事，都司空見慣，並沒有使他們的衛道之士驚惶失措，更不會使他們的民主政治制度受到傷害。可是在西班牙的情況就不一樣了，在今天的西班牙仍有很多人抱著閉鎖的觀念，對社會開放後的一些現象看不順眼，他們把一個現代化社會風俗變遷時附帶產生的病症全部都算在政府頭上。

流產的軍事政變

今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卅分，正當西班牙國會議員為蘇特洛出任總理案進行第二次投票時，約有兩百名民防軍衝入國會

大廈，劫持三百名議員和看守內閣閣員爲人質，要求卡洛索國王解散國會，成立軍人政府，肅清恐怖活動。爲首的戴齊羅中校（Lt. Col. Antonio Tejero Molina）沒有得到「適時」援應，孤掌難鳴，僵持十八小時之後向政府投降。約五十名民防軍丟棄軍帽，自大廈二樓奪窗而逃，其餘的則被效忠卡洛索國王的部隊逮捕。整個過程酷似一齣鬧劇，也被描寫爲一次不成熟的挑戰。西班牙民防軍是十九世紀中葉成立的一支特別部隊，共有六萬人，裝備現代化：擁有直昇機，最進步的輕便武器，吉普車，輕型戰車，以及非常現代化的通訊系統。民防軍的綠色制服和黑色三角形硬皮帽在西班牙已經成爲權威的象徵，除維持社會秩序外，還肩負道路安全、取締毒品的任務。民防軍隸屬西班牙內政部，現任指揮官是托培特將軍（Gen. Aramburu Topete）。托培特曾長期在西屬北非殖民地軍中任職。

這次流產政變，並不是一羣頭腦比較單純的民防軍的孤立行動，而是牽涉若干將領，若干軍區，甚至牽涉到一九七八年戴齊羅中校一次未成功的政變。

根據政變程序計畫：（一）民防軍首先進入國會大廈；（二）第三軍區——瓦倫西亞軍區司令波希（Gen. Jaime Milans del Bosch）的坦克部隊即開出營地，巡邏街頭呼應；（三）駐防首都的第一裝甲師開始佔領馬德里幾處戰略目標；（四）等到上述程序完成，其他軍區司令即相繼響應。

在籌劃階段，政變分子曾多次集會，電話連繫也很頻繁，並有大量經費轉移。前任總理蘇瓦瑞斯的國防部長並沒有即時接到情治單位報告，原因是政變軍官主謀之一阻止了報告的傳遞，政變分子在某一次重要集會中，曾互相舉杯預祝成功。

西班牙的警察部隊是效忠國王的，但全國十名最有權勢的將領中祇有三名（卡塔朗區和巴斯克區兩名將領以及駐防首都的第一裝甲師司令）毫無保留地支持政府，另有三名對政府懷有敵意，其餘四名態度游移，直到被卡洛索國王說服，並獲悉第一裝甲師並未佔領馬德里戰略要地時，才改變初衷。

回溯西班牙在過去一百六十年當中，有五十次以上的政變都是由軍人發動。這次政變流產，西班牙人最大的幾個疑問是：軍隊是否允許對這次流產政變進行澈底調查？是否同意調查後的報告公開發表？涉及政變的將領們是否受到嚴厲的審判？如果審判，將是一次名符其實的審判抑或是一種「掩飾安排」的審判？換句話說，是否將一切政變責任都推到佔領國會的戴齊羅中校一人身上，再等待另一次政變成功後將他升官，或等待一次赦免以還他自由之身？事實上，被拘禁的軍官個個都過著優遇有加的「獄中」生活。

這次政變雖然有驚無險，但也不是說如果今後再有一次更嚴重的政變時，尚在幼苗時期的西班牙民主政體已可完全「免疫」。因爲西班牙除有其他西歐國家同樣的難題，如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偏高，中產階級不能忍受的通貨膨脹，以及一大堆社會問題之外，還有本身特有的頭痛問題——軍隊對現狀的不滿。西班牙軍隊和目前民主體制下的新社會秩序尚不能完全取得協調，更不

能和卡斯蒂爾領導的工會和好相處。這些特殊而微妙的情況，猶如一枚不知什麼時候會爆炸的炸彈，加上巴斯克恐怖分子的猖獗，以及卡塔朗人迫不及待地渴望自治，都可能燃起佛朗哥主義下出身的軍人的怒火，他們一再主張西班牙軍人應該肩挑起維護國家統一的大任，就是這種心理反應。

西班牙名政論家塞納（Victor de la Serna）引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話說：這是動亂的西班牙史上發生的第二〇〇二次政變，就這次流產政變經過和目前情況研判，將來發生第二〇〇三次政變的基本條件，仍然存在。無疑的，這主要是指軍隊對分離主義者和巴斯克區域主義者所懷有的憤怒情緒而言。如果真有下一次的政變，那些煽火者必將記取這次失敗的教訓，鼓動先佔領王宮，脅持國王，以達到他們的目的。因為這一次的流產政變顯示，在西班牙稚嫩的民主政體下，最強有力而又最具權威的，正是卡洛斯國王本人。

卡洛斯國王處理這次政變冷靜而又堅定，首先拒絕叛徒提出的條件，再要求各軍事指揮官效忠國家，維護西班牙民主憲法之神聖不可侵犯性。同時呼籲各級政府官員堅守崗位，善盡職守。終於使部份將領改變初衷，阻止了一場不可收拾的變局發生。在政變流產之後，卡洛斯國王兩次發表談話，一次對國會各政黨領袖，一次對軍校學生，強調全國團結、停息內爭，共同維護民主政體的重要。

但西班牙民主體制的繼續存在可否寄望於這一批對現狀不滿的軍人？這些心懷憤怨的人被稱之為「危險邊緣的人物」。

西班牙軍方目前的態度是相當同情被控涉嫌的軍官以及關切軍事法庭將來審訊時採取的立場。馬德里政府如何處理這次政變的善後，可說煞費苦心。一般人認為嚴懲為首分子和進行全盤整肅都是不智之舉，可能引起一種不可預測的嚴重後果。被逮捕的一百五十名民防軍已有八十名被釋放，除了戴齊羅中校外，僅有在政變時宣佈轄區戒嚴的瓦倫西亞（Valencia）軍區司令波希將軍和前陸軍副參謀長亞馬達將軍（Gen. Alfonso Arnada）涉嫌被捕，另外涉嫌的兩名將級軍官正接受調查。到目前為止，總共僅有二十五名軍人和一名非軍人被提出控訴，由此可見馬德里政府不願大規模整肅的謹慎作風。

蘇特洛新政府展望

二月二十五日，西班牙國會眾議員在滿目彈痕的國會大廈集會，繼續二十三日因政變而中斷的新政府政策辯論案，接著再就新總理蘇特洛（Leopoldo Calvo Sotelo）任命案進行第三次投票。結果執政的中間民主聯合黨以一百八十六票對一百五十八票贏得絕對多數。執政黨的勝利歸功於在野黨卡塔朗國家主義黨和保守派分子的支持。

蘇特洛任命案在二月二十日的第一次投票中，以七票之差失敗，當時總數為三百五十名眾議員中，祇有一百六十九人投票贊

成他的施政綱領，反對者有一百五十八票，另十七票棄權，六人缺席。反對票來自共產黨、工人社會黨、以及巴斯克國家主義黨。棄權的是卡塔朗國家主義黨和保守的人民聯盟黨。

依據西班牙民主憲法，總理候選人須先將其施政綱領提交國會辯論，稍後國會再對其任命案進行信任投票。第一次投票必須獲得絕對多數，也就是說必須獲得三百五十票中的一百七十六張贊成票。如果失敗了，四十八小時以後再進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祇須簡單多數，贊成票比反對票多一票即為通過。

蘇特洛在國會闡釋新政府施政綱領時，特別強調他的經濟政策，為推行企業自由化，緊縮政府支出，減少工資，並鼓勵私人投資以解決每年百分之十二增加率的失業問題。新政府的外交完全採取親西方國家政策，積極策劃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內政上，計畫在一九八三年下屆大選前完成卡塔朗區和巴斯克區自治，但強調西班牙的統一性之不可分割，以及馬德里中央政府的權力之必須尊重。

蘇特洛內閣於二月二十七日在卡洛斯國王前宣誓就職，新政府的組成和前任蘇瓦瑞斯政府恰似一對孿生兄弟。蘇特洛說，再無其他方式比這樣更能表示出他的政府所具有的「持續性」特色。雖然因蘇瓦瑞斯辭職發生過長達一個月的政治危機，以及二月二十三日幾乎摧殘西班牙民主幼苗的武裝政變，新政府在政策上仍然蕭規曹隨，唯一不同的是新政府組織中減少了七個部長的職位。

公共工程部長奧蒂茲 (Luis Ortiz) 是新政府中唯一的新貴，出身礦業工程師，是蘇特洛的摯友。奧利亞特 (Oriart) 調長任務艱鉅的國防部，最初未受軍方歡迎。原任副總理之一的梅拉杜將軍 (Lt. Gen. Manuel Gutierrez Mellado) 與蘇瓦瑞斯私交甚深，蘇瓦瑞斯辭職後，去意甚堅，沒有參加新政府。

下面是蘇特洛新政府的陣容：

主管總理辦公廳事務部長：卡巴尼拉 (Pio Cabanillas)

外交部長：柏瑞斯羅卡 (José Pedro Perez-Llorca)

領土行政部長：馬丁魏拉 (Rodolfo Martin Villa)

經濟部長：地葉斯 (Garcia Diez)

國防部長：奧利亞特 (Alberto Oliart)

教育暨大學部長：地亞昂布諾拿 (Juan Antonio Ortega y Diaz Ambrona)

勞工衛生暨社會部長：桑朔諾夫 (Jesus Sancho Rof)

公共工程部長：奧蒂茲 (Luis Ortiz)

工業暨能源部長：巴庸馬瑞勒 (Ignacia Boyon Marine)

農漁部長：伊斯品露撒 (Jaime Lamo de Espinosa)

財政部長：安羅維諾 (Jaime Garcia Anoveros)

司法部長：奧杜芮斯 (Francisco Fernandez Ordenez)

文化部長：卡維諾 (Inigo Caverro)

內政部長：羅森 (Juan José Roson)

運輸暨交通部長：亞爾法瑞 (José Luis Alvarez)

蘇特洛政府設副總理兩人，一為掌管區域自治事務之馬丁魏拉，並兼領土行政部長；一為掌管經濟事務之地葉斯，並兼任經濟部長。值得提出的是起草離婚法案的司法部長奧杜芮斯留任，正說明新政府對黨內左翼分子的妥協，但並非意味其起草的離婚法案將不經修正即可在國會順利通過。

西班牙政府在允許逐步給予卡塔朗和巴斯克兩區自治的過程中曾受到不少阻力，卡洛斯國王多次出面協調平息來自軍方的反對，甚至若干極右派軍官也能暫時抑制不滿的情緒，接受國王勸告。這是因為卡洛斯國王是佛朗哥親手培植和指定的繼承人的關係，同時，卡洛斯國王曾在軍中服役，與部份軍官間建有深厚友誼，但這批軍人的忍耐力可到甚麼程度才算極限，無人敢予臆測。

工人社會黨黨魁龔查萊 (Felipe Gonzalez) 曾向蘇特洛建議容納左派人士入閣，擴大聯合基礎，以阻止軍人再有政變的企圖。西班牙保守黨報紙ABC記者戴納 (Guillermo Laca de Tena) 亦曾撰文籲請蘇特洛接納社會黨的建議。戴納出身保皇派家庭，又和卡洛斯國王接近，他的言論值得重視。

蘇特洛在三月六日舉行就任後的第一次記者會上指出，他的政府是四十五年來唯一沒有軍人參加的政府，但不否認西班牙當前經濟和社會危機有日益嚴重的趨勢。同時強調二月二十三日的流產政變是少數人發動的一個「孤立事件」，也是「軍隊完全效忠國家之下的一個小的插曲」。不過，蘇特洛承認這件鬧劇發生的背景至少是軍隊許多要求的反應之一，應該予以重視。他又稱讚西班牙政治民主化之日益強化，傳播媒介曾有重大貢獻。

蘇特洛同時強調新政府將繼續蘇瓦瑞斯政府的政策。至於引起國內左右兩派爭論最烈的「相互同意離婚法案」將儘快提送國會討論。政府並決定採取各種有效措施取締恐怖主義者的暴力活動，但不考慮派遣部隊前往巴斯克區域鎮壓，也不準備和ETA恐怖組織談判。

蘇特洛重申新政府不是國內外某些人士所稱的「臨時性的過渡政府」，深信可以一直持續至一九八三年下屆選舉之日。但就

目前西班牙各項情勢判斷，這位新政府首長的豪語，難以令人信服。

蘇特洛之出任總理等於接受一項巨大挑戰。巴斯克恐怖組織的基地設立在鄰近西班牙的法國巴斯克省境內，並非西班牙單方面警力可予遏阻，祇要巴斯克恐怖分子一日不中止活動，則軍方不滿情緒就一日無法完全平復，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事情在未來都可能發生，何況還有惱人的經濟社會問題？

參考資料

- 1 Spain's Suarez quits after party criticism,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 30 1981*
- 2 Spanish stability is threatened by Suarez's abrupt resignation, *IHT Feb. 3 1981*
- 3 En attendant l'homme fort, *Le Monde 22 fév. 1981*
- 4 Vote de confiance en Espagne, *Le Monde 27 fév. 1981*
- 5 L'Echec du coup de force de Madrid consolide l'autorité du roi Juan Carlos, *Le Monde 25 fév. 1981*
- 6 La tentative de putsch en Espagne, *Le Monde 25 fév. 1981*
- 7 Le fiasco de Madrid, *Le Monde 26 fév. 1981*
- 8 Madrid redoute les conséquences d'une épuration rigoureuse dans les rangs de l'armée, *Le Monde 28 fév. 1981*
- 9 L'Echec du putsch et ses conséquences, *Le Monde 27 fév. 1981*
- 10 Spain's ruling party fails to heal policy deviations, *IHT Feb. 10 1981*
- 11 Spanish labor moving to center, *IHT Feb. 10 1981*
- 12 Spanish prosecutor starts interrogation of accused officers, *IHT March 3 1981*
- 13 Keeping Spain's democracy on the rails, *IHT March 3 1981*
- 14 How 2 plots led to abortive Spanish coup, *IHT March 5 1981*
- 15 Basque killing follows threats by ETA militants, *IHT March 6 1981*
- 16 80 rebel guards reported freed in Spain, *IHT March 9 1981*
- 17 Spain indicts 2nd General in coup attempt, *IHT March 13 1981*
- 18 Spanish angered by Haig comment on coup attempt, *IHT March 13 1981*
- 19 La garde civil, soixante mille hommes sous les ordres d'un général, *Le Monde 25 fév. 1981*
- 20 An army of plotters, *The Economist 7-13 March 1981*
- 21 Calvo Sotelo wins approval in Cortes vote, *IHT Feb. 26 1981*
- 22 Le cabinet de M. Calvo Sotelo, *Le Monde 28 fév. 1981*
- 23 Calvo Sotelo loses first vote on Spain government program, *IHT Feb. 21-22 1981*
- 24 M. Calvo Sotelo nie l'existence de pressions militaires, *Le Monde 8-9 fév. 1981*
- 25 A fairly easy one to beat, *The Economist 28 Feb.—6 March 1981*
- 26 六十八年五月十日出版「問題與研究」拙文「西班牙民主化研究」。